



· 郭 · 良 · 蕙 · 作 · 品 · 系 · 列 · 郭 · 良 · 蕙 · 作 · 品 · 系 · 列 ·

我心，我心

台湾 郭良蕙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
1385
2

·郭·良·蕙·作·品·系·列·郭·良·蕙·作·品·系·列·

我心，我心

(台灣) 郭良蕙

(京)新登字 172 号

我心,我心

(台湾)郭良蕙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宏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

ISBN 7-5059-1724-2/I·1185 定价:3.90 元

内容提要

华来德,标准的台湾“雅痞”,因公来到花花世界香港,独身而又风流倜傥的他立刻被上流社会的“红娘”盯上了,然而,接踵而至的皆为俗不可耐的怪女人。正当他百无聊赖之时,一位飘然而至的女士电击般触动了他的心弦,他一反以往的稳健、巧妙又疯狂地向她发起攻势,不知不觉中她解除了武装。当她的身心沉浸在爱河之际,他却掂量起她多次遭男人玩弄的身世。于是,怀着一颗彻底破碎的心,她开足油门,朝着悬崖的边缘冲去……

我放下电话，对着镜子拉了拉领带，实际上我的领带已打得非常端正，这不是本领，而是经验。一个人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件工作，即使闭着眼睛，也不会有错。

我的领带是白色的，硬而发光的质料，我叫不出名称，却知道这是最流行的瑞士货。两个月前，我初到香港来任职时，在“连克佛”购买的。这一阵子我添制了不少东西，虽然我由新加坡带来的几只衣箱里，足有上打的西服，和两打领带，但是仍然禁不住要买新的。人家都说香港是女人购物的世界，考究穿戴的男人也不例外。

身份所及，不考究穿戴也不行，在公司里的职员哪一个不西装笔挺？我不能让我的下属们在背后对我这新到职的经理有任何不恭敬的议论，我要使他们处处都欣赏我，就像我十年前离开香港时曾经立过志，将来有一天回来要所有的人欣赏我一样。我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对于香港人的想法，我太清楚了。

我一面拉领带，一面打量着领带上的那颗珍珠，普通的珍珠绝对经不住白色的考验，而我这颗十一厘米的南洋珠在我胸前发出温柔悦目的光亮，最纯正的银白光亮。我的袖扣就差

了，是一对日本养珠，虽然连镶工也使我付出了上百美金的代价。

我的动作很迅速，出了房门，我把钥匙交给鞠躬如仪的侍者，并且关照了一声我的去处是沙田酒店。虽然在这六月的晚间，不一定会有事情，但办事细心是我积年累月的经验，也是我的上司吴董事长对我欣赏之点，否则不会派我到香港来独当一面。

在电梯上我看了一次表，汤和梅真守时，事前约定七点半来的。同行相忌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汤是这里一家航运公司的经理，夫妇俩对我都非常热诚。也许这和早年我们曾在伦敦见过面有关，那时他已经是航运公司的高级职员，而我还在念书。时间将中年人的外貌改变得有限，汤和以前差不多，除了头发花白一点。

这已经是第三次汤请我吃饭，一次我初来时，公司即将卸任调往总公司的经理为我接风，主要介绍几个和业务有关的首脑人物给我认识，于是我和汤攀起故情，幸而他还记得在伦敦苦读的学生，并且很赞赏我的努力成绩。在钻石酒家为我请了一次客，然后又约我到 he 居住的跑马地去，是他的太太梅亲手做的菜。矮矮小小的梅有广东女人一般的好客和热心，现在就是她热心的结果，夫妇两人正在大厅等待我。

老远梅就在打量我，然后从她眼睛透出的满意证明我的装扮无懈可击。我发现梅本身并不会穿衣服，但是今天除了她的丈夫可以挑剔她，别人无权过问。而我则不然，我是单身汉，所有为我介绍女朋友的人都先要让我在他们眼中过一关。

汤也在打量我。匆匆一眼。而我无须注意汤的服装，社会地位早已使他知道哪种服装配合哪种场合。我现在注意的是

汤的动态，静中有动。趁梅不备，他正把眼光移向从大厅通过的一个西洋年轻女人，自小腿转到胸脯，目光是由眼角射出去的，直立的身体却充分保持着英国派的绅士风度。

汤大约从我的笑容意会到什么了，即刻干咳了一声，掩饰他那微微的困窘，不过这些事梅一点也没有发觉，她只全心全力在实行今晚的计划。即使没有犯任何错误，在上流社会经常要向别人表示歉意的。也许正合乎“礼多人不怪”吧？是他们到达以后打电话到我房间里，要我马上下来的，让他们等着，虽然我一分钟也没有耽误，但是“对不起”的责任仍然在我。

“半岛酒店修好以后，我还没有来过。”梅打量够了我，又在欣赏环境了。

“要不要上楼坐坐？”在电话里我已邀过汤，现在又当面邀约。

“改天吧！”梅大有慨然牺牲之态：“和梁小姐说好八点以前去接她的。”

和他们并排向外走时，我问：

“你们开车来没有？”

“没有，太晚没有办法过海。”

“那么就委屈着坐我的车去好了。”

我的车是前年出厂的庞得亚克，前任经理留下的。我很怀念在新加坡那辆象牙色的别克。

为了客气起见，汤夫妇俩全坐在前面。梅更客气地称赞一句：

“车很漂亮。”

“谢谢，我不喜欢里面这种颜色。”我坦然地批评。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便用不着保持礼貌了。

“黑车对于来德也太老气。”汤说。

“黑车绅士。华先生很绅士。”

“但是他还很年轻，黑车对他老气。”

我含着笑任夫妇俩的谈论告一段落，才开口说：

“请告诉我怎么走。”

“到又一村去接梁小姐。”梅抢先回答。

汤向我指示路，梅瞥了丈夫一眼：

“又一村他会不晓得？”

“他才来两个月。”

我含笑，正在刹车让一个行人通过，还没有来得及向梅答话，汤却替我交待了：

“他离开十来年了，那时候又一村还没有盖。”

“那时候的香港和现在完全不同了。”我向街道两边望了望：“以前哪有这些楼房？”

梅也顺眼望去，一眼望见两家酒店：

“九龙这几年开了不少观光旅馆，都很够标准。”

“以前够标准的只有半岛酒店。”

“你只记得半岛，所以你住在那里。”

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又一村，我早已听到过是高贵的住宅区，道路整洁，环境幽雅，最可取的是：一幢幢全带着花园的楼房。在梁家门前停车时，梅还感叹着，要想把跑马地的那层位居十二楼的豪华公寓转手，在这一带找一幢花园洋楼。

梁家便是花园洋楼，占地宽阔，建筑的式样却不是最新式的，客厅中西合璧。色彩杂乱，家具拥塞，但是从每一样陈设上都能看出主人的富有来。

长辫子女工端来了茶。汤夫妇俩对这个家庭很熟悉似的，梅径自上楼去了，汤在调酒。我用手帕轻轻擦了擦额头，开了车，加上到一个陌生家庭，多少有点出汗。厅内开着冷气，冷度对于我稍嫌不够。汤很聪明，自己端了杯马丁尼，而给了我一杯放冰块威士忌。

我喝了一口酒，端端地坐在排列成半圆形的沙发上。汤走动了几步，望着我微笑地用英文对我说了句：保持轻松，然后又解释着：

“这里和我自己的家一样。我和老梁是多年的好朋友，梅和梁太太是同学。他们今天晚上有应酬，不过吃过饭就赶到沙田酒店。”

我点点头。汤已告诉过我老梁经营建筑事业，港九有多少房地是他的。他也许没有别的忧虑，除了妹妹的婚姻问题。

我的汗已干了，酒也喝完。汤又向我谈述了许多梁发迹的过程。而梅仍无踪影，仅仅派佣人来报告过：小姐还在化妆。

汤微微把肩一耸，带着一点苦笑：

“女人们都这样。每一次出来都是我拼命催梅。”

假若女人化妆需要两个钟头，为什么不提前动手呢？我想着，却没有说出口。含蓄是朋友们称赞我的美德，我已经惯于为礼貌而容忍一切。

“再来一杯？”汤站了起来。汤大约知道还得久候，坐着无聊，喝酒变成了消遣。

经我婉谢，汤不以为然：

“你是没有酒量，还是自我节制？”

“各半。我只有两杯酒量，等一会我还要开车，留一杯到沙田酒店再喝。”

“到了沙田，酒早就消化了。”汤又来了杯马丁尼，啜了一口，看了看表：“乔他们怕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还没有动身。”

“何必请那么多人呢？”我说。

“老梁饭后才能到，所以我临时约了乔，虽然是熟朋友，迟到也不好意思，我是主人。”汤眨着眼睛，当他心中有计时，便会像星星眨眼似的眼皮直动：“这样好不好？我和梅先去，你等梁小姐。”

“那怎么可以？我还没有和她见过面。”

“你又不大方了，一见如故的例子多的是。”汤趁着酒意丢开了绅士的庄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来德，抓住机会。”

我笑笑，不太热心。老实说过去不少人给我介绍女朋友，特别是近年来，我的社会地位日隆，年岁日长，而尚未成家，凡是认识我的人对我都很关心。

“现在的男女，虽然都愿意晚婚，不过三十来岁，也不算小了。”

我继续笑着，虽然汤的话使我微微不悦。我有些怕提自己的年龄。而且看起来我比实际上要显得年轻。初来接事的时候，公司上下的人都在惊奇着总公司为什么会派这样一个年轻人作为主管？他们猜测我至多有二十六、七。而汤则是根据伦敦会面加上以后这段时间来推算的。

汤并没有强令执行他的建议，仍然和我在客厅里闲谈，保持着绅士们不能缺少的耐心地等待女士们下楼来。

终于期望成为事实，首先一阵娇笑声进入听觉，紧接着浓香飘入嗅觉。我随着汤站了起来，迎接视觉中的梁小姐。

介绍，鞠躬，我的表情多少带点僵窘。虽然我没有对梁小姐估得过高，却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令人失望。也许多看两眼

便会发觉她的可取之点，然而我竟没有勇气向她多看。如果说她丑陋，未免过于苛求。有时一个人的气质比相貌还要重要，而出身于富贵家庭的梁小姐便一望而知缺少高雅的气质，财富仅仅为她增加了庸俗，她穿的是最名贵的彩色缕纱衣料，使她的略肥的身躯花成一团，她的脖颈及手腕上都戴着光闪闪的钻石链，真钻石。钻石的本身虽然有价值，但却未为它的主人带来任何价值。

我暗暗吸了口气，并且安慰着自己：像这样的家庭走出这样的小姐，正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开口的是梅，梅作了梁小姐的发言人。梁小姐则牵动一下嘴唇，矜持着没有大笑，不大笑也好，这样眼角已显出细细的皱纹了。我不忍把她的年纪猜测得太大，但至少也在三十上下。

“走吧！”仿佛确实是梅的错误一样，汤对太太的口吻不太绅士了：“乔他们会等得急坏了。”

梁小姐抬起手腕，看了一下钻表，表闪闪发光，上面起码有一百多粒钻石，大约把眼睛刺痛了，眼睛眯着。我向自己打赌她近视，而且是不大轻微的近视。这样也好，免得过几年就需要戴老花镜了。

“还不到九点。”梁小姐丝毫没有歉疚之意，反而埋怨别人：“谁让你们把时间订那么早？又不上牌桌。”

汤的笑容承认自己也错了。梅却替丈夫解围说：

“本来我们想订在九点的，华先生从新加坡来，怕他不习惯我们香港人的习惯。”

“新加坡又不是乡下，上流社会的晚饭不会早在九点以前。”梁小姐咯咯地娇笑两声，用来掩饰在陌生人面前的言语

过于放肆。听其声，不忍看其人，由她的人会给人一种感觉：她故意装出娇小的声音。

往沙田的道路，我曾经走过，用不着汤指示，我便由龙翔道驶向大埔道，这一带的公路宽阔而幽静，尤其在夜晚，是欣赏夜景的好地势。

华尔登酒店的楼房那串灯光，亮得可以媲美梁小姐的钻石项链，餐厅附带舞池，有乐队，也有乘凉的茶座，我来过，印象不恶。为什么汤不在这里请客？固然沙田酒店情调幽雅，为了吃一餐饭而跑那么远，实地不划算。我倒宁可留在房间里独自休息，白天忙了整天已够累人的，介绍像梁小姐这样的女朋友，没有什么兴趣。这只是我暗暗思量的，表面上我仍旧打着精神加足马力，把华尔登的灯光抛在后面，驶向更幽静的后山。梅在夸奖我的驾驶技术，目的是给梁小姐听，实际上她不用再替我吹嘘，梁小姐已对我留下好印象。接着梅又提到梁家的三辆车，实际上她用不着再报车名及年份，那不会有助于我对梁小姐的印象。

尽管我对梁小姐的印象不佳，但礼貌总要尽的。在沙田酒店门旁，我停了车，服侍着梁小姐下来，由于我的小心，换得了梁小姐除去矜持的一笑。

四人并排踏上台阶，作主人的心切使汤快了一步，我和梁小姐很自然地落在后面。就在这时，我听见后面有人在喊我，转过身去，一辆车停在我的车旁，走下来一个穿深色西服的瘦男人。

我急忙道了歉，向他走去。他的人虽然瘦，握手却很有力量，抓住我不放：

“我的眼力不错吧？一看就认出来是你。从你来了只见过

一次，都在忙什么？”

“忙好多事！”我叹着气，有点心不在焉的，因为这时从车上又出来一男两女，一胖一瘦。我在注意那个瘦的，她的瘦，只因为和那个胖的对比的关系，我倒愿意称赞她亭亭玉立。我问夏：

“你和谁来的？”

“朋友。”夏为我介绍他的同伴们，我不承认我的记忆力太坏，但是我承认我没有用心，其他两人我虽听见却立刻忘怀，我只记得那个亭亭玉立的女人是施小姐。

我向里望一眼，我想到我的三个同伴，不能再迟延了，好在里面还会见到。

“你们来吃晚饭？”告辞前我又匆匆问了夏一句，我的眼睛却又瞥了施小姐一眼，像汤在半岛酒店大厅瞥那个西洋女人一样。只是我没有从她的小腿望到胸脯，刚才我已望过了，这次我在注意她的白色的服装。

“不，我们乘凉。”夏指了指外面的露天座。

“等会见。”我向大家点点头，然后疾步回到已显出不耐烦的三个同伴身边。

特别是梁小姐显得不耐烦，虽然她仅仅站了两分钟，而我曾在她客厅里坐了一个钟头。梁小姐的钻石在我眼前闪烁。我却被单纯而高雅的白色吸引着。

我不该出来的。我一直这样想。车上，我表现的比黑夜还沉默。

沙田的夜才是真正的夜，山坳里这样静，这样黑，以山作为分野，那边便是灿烂如画的灯光，这边却是原始的乡野。沙

田酒店的露天凉台最适合于赏月，月亮弯弯一牙，新月，可能初七、初八。微弱的光亮使山坳的景色朦朦胧胧，像隔着轻雾。

侍者拿来了蚊烟，多少有几个蚊子在煞风景。男人们比较安全，穿着西服裤。我对蚊子远不及朱莉敏感。刚坐下她就用白胖的小手打着小胖腿说：“咬死了！”

“蚊子只吃你的小肥肉。”我开着玩笑。

朱莉白了我一眼，没有生气，却不服气：

“好了，阴云散了！多会拿别人来开心！”

朱莉没有说对，并不是拿她开心阴云才散的，坐在凉台的藤椅上以后，我便抛去心里的悔意。在这种情调里乘乘凉，不为别人，为自己也是一种享受。

论说我真的不应该开朱莉的玩笑。是我把她拖来的。我则是被夏拖来的。而另外那个人，我曾经和他的关系那样密切，现在却比陌生人还要疏远。刚才下车时，夏的一个朋友向我点头为礼时，我不是曾以微笑作为回答吗？而对于一直在我身旁的董，我吝啬一个笑容。覆水难收，拖下去毫无意义。

朱莉批评过我绝情，我只有苦笑。倘若我真的是绝情的女人，不会惹得一身痛苦。就是董使我痛苦的，当然我不能否认他也曾使我感到幸福过。如果一开始，我能够把痛苦与幸福放在天秤上称一称重量，我会为了避免痛苦而放弃了那一点幸福。

我没有错，虽然在外人的眼里我是错误的，甚至是罪恶，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我没有错。因为我是真诚的。

过去我真诚地爱过董，现在我真诚地表示我和他无法再维系下去。没有比失望更能致感情于死地了。我对董已完全失望。

夏又何苦来？为朋友尽力。难道我们不是朋友？我对夏说，我和你认识的比和董还早。五年前，我们同一架飞机从巴黎回到香港来，你知道我去学习服装设计，我也知道你代表你们的航空公司去接洽航务。你的法文那样流利，我却半路出家，几乎使我不敢在你面前献丑。当时报纸曾经登过我的专访，誉我为年轻漂亮的服装设计家，宣扬我的学识，我的家世。而我的辛酸，我的挣扎，却埋藏在我的笑容后面。

我不该认识夏的，否则我不会在日后认识了夏的朋友董。不过没有什么可追悔的，追悔也没有用。人的一生总是有时愚笨，有时聪明。人与人的相逢、分离，也许都是天意。

夏不失为一个风趣的朋友，他曾经抱怨过：“慕柔，我们两个应该好的。”

“你有云云。”

“云云死了。”

“你应该对死了的太太忠实。”

“什么话？”夏一不服气，脖子上的两条筋隐隐跳动：“现在的人对活人都不能忠实，何况对死人？”

当我摆脱董以后，夏可以重新提过去对我说过的话，但是没有，他竟为董尽最后的努力。

同时夏是聪明人，他很了解我的心情，人一旦心灵受到创伤时，会憎恨所有的异性。除非急于寻求弥补和寄托，否则不可能接纳男人献来的殷勤。

我始终没有正视董，但董还是老样子，他并没有为了我形容憔悴，或者愁白了头发；他脸上那片哀苦，也不过是乔装出来的。曾经我迷恋过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犹如会说话那样的生动。现在却已对我不再发生作用，由他的眼睛，由他的嘴里说

出的都是废话，如果我再沉迷下去，岂不是太傻？

柠檬茶是苦的，苦中却带着清香。董的身体向前探了探，他虽然一径沉默着，却很注意我：

“你忘了放糖。”

我很礼貌地拒绝着他的殷勤。他送给我一个哀怨的眼光，我装作没有看见。没有比礼貌更能表示冷淡的了。

“她哪里是忘了？她要保持身段，不吃甜食。”朱莉明明在缓和局面，难道她没有看见我在早餐的土司上大涂甜果酱？胖人总是好心的，不过我不能体谅朱莉对于董这份好心，她又不是不知道董如何使我受到伤害。

“那是你。”我冷冷地还击过去：“你一直吵着要节食。”

“我真的需要节食。”朱莉郑重地端起咖啡杯：“人家说咖啡可以减体重，我天天喝咖啡，上班也喝。”

“那你就不该放两块糖，还加牛奶。”我不放松地说。

“哎呀，那不苦死啦？人生已经够苦的，何必再找苦吃？”

“朱莉也有悲观的论调。”夏笑着。

朱莉向我努努嘴：

“那还不是跟她学的。”

“是近朱还是近墨？”董也把他的沉默变成幽默。

“都有。譬如说穿衣服，就是受她的熏陶。不过也太受她的限制，刚才出来非叫我穿这件藏青的不可。”

“今年流行藏青色。”我说，当着男人的面，我不愿意指出朱莉穿深颜色的衣服看起来可以稍瘦一点。

“如果她不提醒我，我才不注意兴什么颜色。我根本不讲究色彩调和。”

“你和服装设计家住在一起，不讲究也得讲究了。”夏说。

“当然，我们的客厅就是她布置的，她不但管自己那间卧室，连我那间她也要管。”

我笑了笑，笑朱莉说话的神气，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整天说个不停，她的丈夫可能就是无法忍受她在耳边疲劳轰炸才和她分离的。然而不可否认朱莉是个善心肠的女人，我很愿意和她生活在一起。

在亚皆老街那层两房一厅的公寓是我们两个合租的，连同打扫的工资，每人分摊三百元。朱莉在一家进出口行作秘书，有合理的收入。不过她更羡慕我的境遇，霓裳女装公司这几年在我的计划下称著于港九，每当新的式样出笼，立刻被别人模仿。我们的成装部门经常有大批供应，定制的也经常在赶工，女士们在闲谈中都以提到穿的是霓裳做的衣服为荣。夏的空中小姐今年更换了制服，便是由我设计的。我的公司付给我优厚的薪金，并不过分。

朱莉的优点是节俭，纵然她的收入只有我一半，但她每个月除去开销还可以多少存下点钱。她上下班都乘巴士，过海有长期帕司。我养了辆车，几乎每年更换。固然我尝受过贫困的滋味，但并没有因此使我认识金钱的价值。同样的，在精神上我固然一再受到创伤，但我并不因此忽略了感情的价值。

“慕柔的眼光是有些道理，我们的空中小姐换了装，人人都说漂亮。我有朋友住在你们那幢楼，一样的房间，走进去气氛不一样。”

“你说这话对她的胃口了，她一天就是什么气氛呀！情调呀！色彩呀！式样呀！满脑门的幻想。”

“那是创造，否则她怎么能设计出来新花样？”夏望着我笑笑说：“看她一声不响，大概又在用脑筋。”